

另类情爱小说

卫慧精品集

上海宝贝
水中的处女

欲望手枪

甜蜜蜜

床上的月亮

蝴蝶的尖叫

黑夜温柔

愈活愈美丽

像卫慧那样疯狂

卫慧 / 著





作者简介

卫慧，著名“晚生代”女作家，199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做过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店女侍、蹩脚的鼓手、不成功的广告文案，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参加99国际“超市艺术展”。现居上海写作。有《蝴蝶的尖叫》、《水中的处女》、《像卫慧那样疯狂》、《欲望手枪》等小说集出版，部分作品译介入美国、德国、日本。

像卫慧那样疯狂

愈活愈美丽

黑夜温柔

欲望手枪

水中的处女

甜蜜蜜

床上的月亮

蝴蝶的尖叫

卫慧

精品集

ISBN 7-5387-1392-4



9 787538 713927 >

ISBN7-5387-1392-4/I · 1354

定价：26.80元

卫慧小说

卫慧

卫慧精品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卫慧精品集/卫 慧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4

ISBN 7-5387-1392-4

I.卫… II.卫…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124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394

卫慧精品集

作 者: 卫 慧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长春市新艺印刷照排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460 千字

印 张: 18.375 印张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书 号: ISBN 7-5387-1392-4/I·1354

定 价: 26.80 元

有关卫慧的报道

葵花之刺

——记上海新生代作家卫慧

一本书就象一朵花。有的花温婉动人、暗香浮动；有的花妖冶热烈、专横跋扈。有的书是推敲吟咏、苦心经营出来的，有着精心的结构、刻意的塑造和博采众长的技巧。而另一种，就象带刺的花，你在靠近它的时候，总是猝不及防地被它刺中，你跳起来，你心动如麻，你泪如雨下——你难以无动于衷！

那个平凡至极的下午，我为了采访某个“新生代”女作家去图书馆“做功课”，找她的书看。慢慢地，那个下午灰色的天空开始充满奇异纷繁的意象，在巨大的漩涡中纠缠、回旋，昆虫的翅膀、上帝的手拉开黎明的天幕、蝙蝠、夜鸟、烂苹果和有毒的花，所有这些仿佛从超现实主义的绘画中奔涌而出，在一个女孩的天空中疯狂恣肆——天哪，她是卫慧。

“新新人类的旗手”、“70年代后”，“城市另类代言人”，这是层层堆积在这个1973年出生的年轻女作家身上的标签。而那个初识卫慧的下午，她身上犀利的花刺穿透那些僵硬的标签，带着艳丽

的姿势将我刺中。

访问

她个儿不高,小小的脸蛋儿,细弯的眉毛,金色浓妆,象夜晚的狐狸般妖媚。一开始我没认出她来,因为跟很多上像的女孩一样,她不象照片;看见她本人后,我便不能再把她和照片上那个女孩联系起来。她打扮得正合我跟摄影师商量好的拍摄基调:灯红酒绿。深色丝绒短上衣滚着毛边,低头点烟时黑色蕾丝内衣若隐若现。耳朵上垂下长长的珍珠项链,手上戴了至少三枚戒指,其中一枚镶着巨大的方形黑色宝石。她说话急急的,一点儿看不出有她抚着胸口说的“紧张”,说话的间隙不忘凑向镜头眯着眼睛来一个吻。“我喜欢你的衣服。”她突然对我说。“我喜欢女孩子,知道吗?最近同性恋倾向很厉害。”说完她一挥手中的香烟,大笑起来:“开玩笑的。”我们都被她弄楞了,准备好的问题一个都问不出来。好在她并不用提问,话语就滔滔地从她描成金棕色的嘴唇里流淌出来。“写作是一种表达,”她说,“我得拼命表达,我表达所以我存在。”于是她表达着,我们傻傻地听着。直到她起身去洗手间的间隙里,大家才一个个活了过来,气急败坏地彼此对证:“是她不正常还是我不正常?”而我不知为什么盯着她放在沙发上的 PRADA 手袋想:真的还是假的?

阅读

也许我们只是无法《象卫慧一样疯狂》。这是她的成名作的名字,也是她最喜欢的书名。其实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的时候起她就开始发表小说了,第一个中篇《梦无痕》就发在颇有分量的大型文学刊物《芙蓉》上。接着又有一系列作品被“表达”出来:《欲望手枪》、《神采飞扬》、《爱人的房间》、《说吧,说吧》、《愈夜愈美丽》、《硬汉不跳舞》、《黑夜温柔》等。这些“象狂热的植物蔓延”的文字中,很难看到学院训练的影响,虽然她非常喜欢复旦并为它骄傲。她发现自己只有靠拼命地吸取生命的骨髓而获得自己的真

理，蔑视一切俯首于现成结论的做法：“然而她是如此固执，一心一意只读那些无意义的书，忘却了四周空气中的热力，忘却了雨后树叶上的爱意、摩天大楼上的疯狂、秘密阴沟里的饥饿和我们每一寸肌肤上的哲学。而这些，恰恰就是生活的精髓。”于是，毕业后不久，她辞去稳定的工作，象只吸血虫般，潜入城市的最深处。她涂上黑色的唇膏，出没在夜都市的红男绿女中，象很多欧美作家一样，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增添了记者、编辑、电台主持人、咖啡店女伺、鼓手、广告文案等众多而芜杂的经历。渐渐地，她吸取的养分令她变成一朵盛开在“夜的下腹部”的疯狂之花，变成新的欲望一代的代言人。最常被引用的《象卫慧一样疯狂》中的那句话几乎就是她为他们发出的宣言：“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访问

“什么正常不正常，爱才是最重要的。”几天后在卫慧的新作《上海宝贝》中看到这句话时，我心虚地担心她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背后议论。而当被下面这句话的真知灼见击中——“做一个女人，真实可能更重要，仅有端庄与得体是不够的。”我才发现“表达”的重要。没有真诚的生活和真实的表达，伟大的亨利·米勒可能只是个老流氓。

听我提到亨利·米勒，卫慧的眼睛一亮。“他是我的精神父亲。”90年代的中国女孩卫慧把老亨利当成朋友。“他的文字里渗透着活蹦乱跳的感情，痛苦起来象发疯，欢乐起来象最朴素的动物。他时常在高度物质化的城市里感到紧张，并向往中国古代圣贤的眼睛里闪烁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现在卫慧是上海一家青年报刊的编辑，负责社交版面。为什

么会放弃自由漂泊的生活方式，又找了个“组织”呢？“我喜欢。”卫慧说，“上海这个城市，充满各色人等，有种浮华虚荣的气质。他们会对张天爱今晚用了什么样的手袋津津乐道。上海是写不完的。我是社交版最好的人选。”

这让我感觉她随时可以和都市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结合得很好——她可以身上只揣10块钱去逛最贵的商店；她可以和城市最阴暗的角落里的恶之花一起茁壮成长；同时她又可以用英语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精明而高效率地亲手操办新书的设计、发行和算计收益。她热爱疯狂糜烂的另类生活而同时对传统上一直是叛逆对象的父母给予宽容的怜悯和笑容。

让我们怎能不手足无措呢？当我们习惯于准备好不同尺寸的条条框框自信地把一切收入网中，而碰到有的人只对巨大的、新鲜的、混沌丰富的生活本身顶礼膜拜的时候？

阅读

手头有卫慧一张很特别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着露出肩、臂和腹部的鲜红缎子紧身裙，胸口、肩膀和双臂上贴满美丽的蝴蝶纹身，长发披散，蛇一般舞动着。据说，那是她为庆祝第一本书《蝴蝶的尖叫》的出版举办的个人派对，派对上有她复旦的老师、作家，还有化妆师、摄影师、模特、演员及中外媒体的朋友。当晚卫慧随着夜都市最流行的酸性JAZZ随性狂舞，她尖叫着，举起一本《蝴蝶的尖叫》一点一点地撕碎。这是这个永远在拼命表达的女孩通过某种大胆的行为主义的创意进行的另一次惊人的表达。

她从不放过任何表达的机会。在复旦她主演了当时上海高校第一出沙龙剧《陷井》，然后又第二出沙龙剧《LOOSE》，剧中的演员全是女孩。离开复旦后，在1998年底，她又自编自导自演了根据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作后现代前卫处理的话剧。

在99年5月上海曾举办了一次轰动又短命的前卫艺术展览会。在展览会上一种印着卫慧照片和一段她书中文字的男式内裤

有关卫慧的报道

成为焦点之一，并象她的其他作品一样，相当畅销，7条内裤卖得一条不剩。有文章评论说她是“以此对男权文化作后现代式嘲弄，并尖锐地反映出女性意识在艰难发展中的焦虑感。”而我仿佛看见卫慧放肆地瞪着眼睛迎向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目光，象个第一次涂上蓝色口红的小女孩般得意洋洋。

疯狂的卫慧

公众的玫瑰

卫慧说,写作就像性一样,是随时可以发生的行为,可以在早上10点,也可以在夜里3点。

卫慧喜欢成为全场的焦点,她在脸上贴蝴蝶、花瓣和眼泪,穿自己设计的红色织锦段小肚兜和长裙,她喜欢的颜色像“一瞬间就要凝固的血”;当她走进某个PARTY时,她喜欢别人说她像一件艺术品。

卫慧说自己是“语言动物”,一年前她的德国男友则是标准的“音乐动物”,凡是有他打鼓的演出,卫慧都会在旁边拼命尖叫,像蛇一样跳舞,甩动长发直到晕过去;据说在写作时,她也会在电脑前晕倒。

卫慧说她喜欢外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她的朋友圈子多是受过良好教育、从事艺术或时髦产业、并且对男人失望的女子,卫慧称这个圈子为“女士会”。

卫慧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前卫艺术展(“Art For Sale”),作品是七条男式内裤,上面印有她的头像和小说《像卫慧一样疯狂的》片段,最后被五个老外和两个中国男子买走。卫慧想借此表达她的女权主义观念;她对男性从根本上是蔑视的。

经卫慧之手,《红玫瑰与白玫瑰》变成了面目全非的小剧场话剧,主题是同性与异性之间的“施虐与受虐”,卫慧演白玫瑰,在淮海路上的PUB,演给老外看。

卫慧在因特网上有个地址,招来大批的谩骂和声援,也有人寄

来情书。

卫慧几年前曾把一家机关报的版面弄得一团糟，也曾在连续写作后去咖啡店干了一个星期体力活儿。现在她出书、写专栏，将要负责一家周刊的社交和涉外版面，还在为一家电影厂写剧本，一个上海“老 Color”和一个“新新人类”的类似于《女人香》的故事……

你看，标明“卫慧制造”的作品、事件、行为、语言和肖像层出不穷，它们因此拥有了和（系列）商品差不多的命运：被兜售、被评说、被假冒、被伪造、创造品牌概念、刺激消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让它们真假莫辨，但不管怎样，从中你确实可以感觉到卫慧的存在，那个让世界变得生机勃勃而令人迷惑的卫慧，那个智商很高、辛苦经营着自己的卫慧，那朵在公众面前越开越大的带点毒的玫瑰。她曾在南方出版的某时尚杂志上著文，说自己愿意是一朵“公众的玫瑰”。

生活与写作

假如走进卫慧静谧的小房间，我愿意以另一种方式来描述她，我想我确实看到过“另一些”的卫慧，而且很高兴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影像中分辨出“她们”来；

一个穿背带工装裤的女孩有点慌张地拉开门，她说我妈妈睡午觉还没醒，我们在院子里先坐一会儿好吗？

出奇的安静，晾晒衣服和阳光的味道，背带裤和不化妆的脸……从上海的闹市区拐进一条支支路的深处，走到木邮箱上定着“顾李周陈”的老式洋房，你就到了卫慧的小院子。说起父母她会有点激动，会红眼睛，因为在她没有钱没有写作没有爱情差点儿也没有生命的时候，是父母从宁波赶到上海来救她，尽管他们反对她写作甚至对她感到绝望。“父母永远是最好的，只有父母会永远帮你。”

等她的妈妈睡醒，我们走进里面。年轻爱作秀的卫慧其实把

自己定位为“女知识分子”，她最私人的空间也帮她说了实话：她的房间不大也不精致，书很多，唱片很多，照片很多。她把最喜欢的书放在窗下的写字台上：《赤裸的午餐》、《莫迪格利阿尼》、《克利》、杜拉丝、亨利·米勒、凯鲁亚克，都是来自欧美的、感性、反叛、诗性的文字。阅读是她从复旦带出的习惯，也是大多数职业作家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

写作是在墙角进行的，面对电脑面对墙壁。她需要一杯让她安静的饮料，自己用蜂蜜、冰糖、枸杞子、桂圆和一点酒调制；她需要音乐，从左手边的小音响里传出，以前她听很多 Punk、Rock、Techno、Trip-hop，她喜欢的 P.J. Harvy 都是那种神经质、带点挑逗性或者有些暴虐的音乐，她写作《像卫慧一样疯狂》时则听卡拉斯的歌剧和 Nirvana。当然，她现在听纸醉金迷的爵士，穿丝绸和天鹅绒，戴有点色情的珍珠项链，你看，“70年代后”的说法已经没法覆盖任何一个当事人，她只愿意做和她一样的漂亮宝贝的代言人，或者只能做不断变化着的自己的代言人。

以“像卫慧一样疯狂”为题的文章足有半打，有卫慧自己写的，有别人写的，有人把“疯狂”解释为放纵、堕落、坏，有人说那是对肉体感觉的迷恋，有人说是“酷”，有人说是“新人类新生活新……”，有人说她“一点也不疯狂”……但假如卫慧有一个精神内核，假如她的写作有类似于神赋的理由，那也许就是“疯狂”。她生命中的两个兴奋点是生活艺术和语言艺术，对于前者，“疯狂”让她轻易地摆脱凡俗人群和平庸生活，对于后者，“疯狂”让我们联想到众多天才的创作状态。

卫慧的写作是很自然的事，也让她难以预料，可能今天写 2000 字，明天删掉 3000 字，呈“负增长”；也可能一天七八千字，那常常是在长篇写到 60000 字之后，语言开始自己疯狂生长，写作像进入了一场狂欢盛宴。她视写作为一种智慧的操练，她的任务是怎么“让草长出来”，当草开始疯狂生长时，那便是她最好的写作状

态,她说:“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我就只能往自己有脑袋上砸一打臭鸡蛋。”

这是让卫慧说起来最心醉神迷的东西。此外,让她语速加快、身体前倾的话题还有上海、酷、服饰、爱过的人、女朋友,我说过它们会让下午变得眼花缭乱。

也许是 Mono 的法语音乐与阳光一同暗淡下来,也许是卫慧始终有能力越过塞得满满的“现在”,她的目光开始眺望写作之初:那时她小得还不会写字,随军人父亲在普陀山法雨寺住了3年,那是改建了军营,有葡萄架,小女孩常常坐在破垫子上和老和尚说话,很老和很小的两个人玄谈,讲前世来生;小女孩常常离开家,一个人到海滩上去,坐在大菩萨的手掌下面,躲在阴影里想伤心事……

卫慧忽然说:“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永远是那个在寺庙里度过3年,离不开音乐和书,爱父母胜过一切的孩子。”印象里是这句话让那个房间的光线显得有些奇异,此前此后都说过很多话,但结尾的一定是这句话。

地球不断地转动,卫慧和我们都在转动,也许生活在她面前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世界在以加速度为她打开大门,也许各种各样的合力推她上路,她在没完没了地跳舞……没人知道。在这个一路狂奔的时代,我们只能希望风不要吹掉她的草帽。

团子《粤港信息日报》99/12/4

像卫慧那样疯狂

卫慧是个认真的文字游戏制造者，一个当今被称之“七十年代后”女性作家原第一人。

最近几年，卫慧的“新新人类”文学作品震动文坛。

和她的作品里的人物一样，卫慧完全处于一种和这个艳情都市极相吻合的生活态势。卫慧在生活中最喜欢的有两件事：写作和打扮自己。

是写作，让卫慧这个名字成为一种时代的骄傲；是古怪多变的另类式形象装扮，让卫慧具有“酷”的风貌，谁说女作家就应该一本正经？卫慧是一个明星式的女性作家。既然是明星，她肯定就被大众接受。

美。对于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审美视线，卫慧的审美视角在于和时尚文化始终保持一致，由此构成了“总是女孩”的多面性，一个从复旦毕业的才女依靠自己一往无前的努力，竟然制造了个人成长的神话，在由巴金主编的《上海文学创作小说卷》中，卫慧的名字居然占据了很大一块区域，小说《艾夏》代表了整个“七十年代后”的“另类”狂飚。

“另类”之美，是卫慧审美乐趣的重要指向。

“另类”现在已经被一些知识型的年轻人广泛接受，“另类”的独特表现在于叛逆、反主流、积极适应时尚的一种状态。如果说6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是处在反思状态，6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崇尚理智的思索阶段，那么7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他们完全接受任何时尚的变迁，在思想上不再疑惑，电脑、服装、有氧运动、PUB、摇滚、精品街、流行色、迪高、天桥等等已经被全部吸纳。

即使作为作家这个神圣的社会职业,似乎也变得不再浪漫,卫慧这个作家是一个行走在太多万物之间的凡人。

所以卫慧有理由尽情地打扮自己。她喜欢拍各种古怪的个人照片,自己设计漂亮的旗袍,拍一个“另类”式的形象玉照,和摄影店里那些正儿八经的橱窗模特形成时尚反差,当然还有早期张爱玲这样的感觉;约上复旦陈思和教授,还有媒体的、搞音乐的、“另类”的朋友们参加自己主办的 PARTY,在手臂上奇怪地贴上 12 只美丽的蝴蝶随着动感的“融合爵士乐”疯狂地蛇一样地舞蹈,为庆祝自己第一本小说合集《蝴蝶的尖叫》而尖叫;当然有时得静下来,听凭朋友为自己化妆的摆布,但乘隙还要对相机露一个 COOL;几个月前在上海举办的前卫艺术展览中,卫慧是唯一被邀请的以女作家身份出现的艺术家,7 条印有她照片和一段小说的白色棉质内裤,作为艺术品被买家买走,几个重要媒体称之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卫慧说“另类”这个词已经被时尚类杂志用得太多,她喜欢的是真另类而不是假另类,她特别喜欢收集古怪的小玩意,一抽屉世界各地的硬币,各款打火机,西方 60 年代的嬉皮墨镜(其中有一副墨镜就架在她的一张模糊而神秘的照片里的脸上)、还有戒指、香水,这些小家伙们都是她自己收集的或者一些也同样奇怪的朋友送的。

据说,卫慧的《上海宝贝》即将出版。这个“新新人类”式的上海宝贝在游戏的城市里,可能会成为世纪末秋季的主角。

卫慧说,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游戏的城市和新新人类吗?至少,我们知道卫慧很疯狂,如果我们能有卫慧那样的疯狂,我们会超越一种马尔库塞的结论,我们不会仅仅滞留在“人是单向度”的命运上。

大卫《国际时装动态》第六期

陈晓明《大家》1999 第五期

影像在迷失中焦渴

——卫慧小说论

萤火自照

当我们用执拗的理念寻求某种坚定的艺术理想的时候，目下的文学创作却并没有充足的实绩撞出和鸣的钟声。空茫、交错、混杂、荒芜的心影织成世纪的余晖，在渐暗的光照中悄然切换缅怀与期待，勃勃朝气被笼罩在沉沉暮霭之中。对于敏感的心灵来说，任何情境都是文学的渊藪。飞旋运作的都市现代文明进程，给现代人的文化提问方式也带来了有别于以往的新难度。浸润于世纪之晚，吸附于这以夜为昼的城市，梦与现实胶着的光炽无法不闪烁在游荡不定的文字记述里。

在这特定的场景和难以把捉的存在秩序中生长的写作者，最感到自由欣快的，该是那些在这份凌乱无序中领受过传统人文教育和现代人生诱引多重“夺取”的青年，他们有左顾右盼的时间和上求下索的精力，社会与人群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样式，赋予他们观察揣测的丰富资料，而这一切作为“成长”的基底，主动的姿态便是享有萤火自照的权利。卫慧的小说里有诸多在过来人看起来相当前卫的时尚形象，这些形象都仿佛是家庭的客人，却都像城市之夜的主人，基本的精神状态实在而空洞，巨大的虚无和紧密的欲望时刻相伴。他们是一朵朵在夜晚盛装绽开的“酷”的花；“有毒的玫瑰”，在斑驳的光线下和喧乱的夜生活空间饮鸩止渴。

神思恍惚与“问题小说”

神思恍惚，典型的“问题女孩”特质，是卫慧小说整体的美学风

格的标识,在小说中化为一种基本的述说语态,由故事到人物,都处在不明晰的却又很奇特的梦游情形中,人物的表情往往就代表着写作者的个性。这种“神思恍惚”使接纳和拒绝都有了较为宽泛的自由,使“我”的交往显出来某种率真的姿态,无技可依也罢,如胶似漆也罢,安置自我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于“神思恍惚”的性情里,再冷硬的规则都难以遏止这份天性中包含的生命梦想和性爱艳遇,物质世界的诗意在排压中以摇晃不定又聪明异常的个性或表情飘浮逸散,那些企图制衡的力量倒显得勉为其难起来。所以卫慧的笔下饱满着“尖叫”与“疯狂”的体认和自鸣得意,明知破灭的劫期却依然“神采飞扬”。

一种个性或表情的成立自有它的依据,卫慧的小说中通过人物间的比照总能找到“神思恍惚”的人性优势,进而与传统的或既定的“德行”方式不辞而别。在“我”眼中,那些前辈或姐妹们貌似骄傲规矩的生活更具迷乱虚妄的色调,走过成年的,反而几乎全是“问题人”,比如《神采飞扬》,这部中篇小说贯穿着我们常常谈论的“教养”问题。母亲阿活在自己的时代,当然要用自己的养生观念操女儿的生活。她对晚辈“出息”的要求已被小女儿的不听话所否定,于是只能在“我”的“懒床”、装扮等方面絮叨和不满,从根本上阿雅是“我”面前的失败者;她曾一度使大女儿方菲按照理想的模式成为懂事、好学的少女,而方菲成为博士生后却主动与父亲年纪相仿的导师(这也是一个内心冷酷而负不起责任的前辈形象)偷情,面对这位地下恋爱者,阿雅的教养观终告彻底破灭。妥协后的阿雅跑到南方与老头子相聚,而丈夫的情感生活已冒出了新芽。姐姐方菲与母亲阿雅关系是避雷针与闪电、泡沫式灭火器与火焰的关系,阿雅苦口婆心的教育对长大后的方菲已无任何意义,方菲宁愿沉于不可告人的秘密中一意孤行。这是一种“家教”压迫的变形反应:方菲在一再规范的被“确定”中走向自我确定,“问题女孩”的制造者和担当者应当不属于“我”,而是永远长不大的母亲和少